

大 學 叢 書
新 史 學 與 社 會 學
上 冊

班 董
著 之
譯 學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
初版

(一〇三一四A)

大學叢書
(教本) 新史學與社會科學二冊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tudies

上冊平裝定價大洋壹元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H. E. Barnes

譯述者 董之學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 侯紹綸 程選公)

◆ B 三二〇四

總目

上冊

第一章	史學之過去與將來·····	一
第二章	地理與歷史撰述歷史解釋之關係·····	三六
第三章	心理學與史學·····	七八
第四章	人類學與史學·····	一六三

下冊

第五章	社會學與史學·····	二〇三
第六章	科學史與史學之關係·····	三八四

第七章	經濟學與動進史學·····	四一九
第八章	政治學與史學·····	四六九
第九章	倫理學與歷史·····	五一五
第十章	史學與社會理智·····	五六〇

新史學與社會科學上册目次

第一章 史學之過去與將來

一 現代歷史之性質貢獻與缺點

(一) 傳統史學之停滯性

(二) 對於史學性質範圍與目的之傳統觀念

(三) 史學撰述中之政治崇拜

(四) 歷史撰述中之傳奇原素

(五) 傳統史學之貢獻與缺點

(六) 現代政治史學之審查與批評

二 新式綜合史學 其性質 目的 貢獻 前途

(一) 政治派傳奇派史學之衰亡

(二) 史學觀念改變之根本說明

目次

一〇

一〇

一〇

五

四

三

三

二

一

一

一

(三) 新興綜合史學之性質·····	一二
--------------------	----

(四) 歷史之將來·····	三一
----------------	----

第二章 地理與歷史撰述歷史解釋之關係·····	三六
-------------------------	----

一 關於地理影響歷史發展之種種理論·····	三六
------------------------	----

二 人文地理學中之顯著發展·····	四七
--------------------	----

三 地理學家對於地文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之重要貢獻·····	五三
-------------------------------	----

四 地理與歷史·····	六〇
--------------	----

(一) 歷史中地理原素之重要已由史家指出·····	六〇
---------------------------	----

(二) 關於歷史性地理學之現有材料與傳統歷史撰述利用此材料之程度其間有一等差·····	六八
---	----

(三) 新式綜合史學與部位地理學·····	七一
-----------------------	----

第三章 心理學與史學·····	七八
-----------------	----

一 心理學與歷史及社會科學之關係·····	七八
-----------------------	----

(一) 心理解釋之起源·····	七八
(二) 對於心理學之社會影響與意義曾作重要貢獻之心理學家·····	八六
(三) 對於歷史上心理決定主義之攻擊·····	一七八
二 歷史之心理解釋·····	一九六
(一) 歷史之心理解釋之性質與起源·····	一九六
(二) 南普勒希以「社會心理」解釋歷史·····	一九九
(三) 南普勒希體系與方法之缺點·····	二〇三
(四) 魯濱孫與理智歷史·····	二〇四
(五) 現代動進心理學與歷史解釋·····	二二〇
三 結論·····	二五九

第四章 人類學與史學····· 二六三

一 人類學之發展·····	二六三
二 舊式人類學與傳統史學·····	二七一

三	批評人類學與新史學.....	二七九
---	----------------	-----

新史學與社會科學

第一章 史學之過去與將來

一 現代歷史之性質貢獻與缺點

(一)傳統史學之停滯性

距今六十年前，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於韋斯敏斯德雜誌 (Westminster Review) 中，撰刊一不朽之文，題曰『何種知識最有價值』 (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指出當代史學之狹隘與淺薄，並鼓吹一種新史學，以糾正過去史事記載之殘缺與錯誤。又，四十年前，格林 (John R. Green) 爲最著名之英國歷史撰述序文，作肯定之辭曰，『此非英國帝王史，亦非英國侵略史，蓋英國人民史也。』數年以前，教授魯濱孫 (J. H. Robinson) 氏，指明現代史學之撰述與教授，大半趨重敘述偉人與戰役之名，殊無意味，又或側重背誦政治

事變，又或演述種種奇聞異跡，殊與人類及文化在歷史上之發展，無甚關係（註）。

（註） J. H.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Chap. 1.

（二）對於史學性質範圍與目的之傳統觀念

在分析現代傳統史學之浮誇與方法以前，對於其（史學）性質、淵源及真正貢獻，必須加以考慮。

現代政治史，有種種定義。福禮門（Freeman）稱之為「過去政治」，但西利（Seelye）則指為「國家之傳記」，較為正確明晰。政治史之假定，在以政治事變為歷史發展之基礎，使成為組織與提出歷史事變之根據。甚至有假定政治事變足以決定歷史之性質與過程。此兩假定，純係任意虛構，祇以空想為根據，而且曲解歷史過程；但若政治史家，對於與國家生活與發展以及政治機關活動有連帶關係之一切歷史大事變，不認為不重要，而遺漏之，則吾人當不與之斷斷爭辯也。

往昔有波令布魯克（Bolingbroke）者，步波里必烏（Polybius）與戴翁路西（Dionysius）之後塵，指歷史之目的，為「以經驗教授哲學」；斯為當時之舊見解。當時多半認定史學為倫理學與傳教學之一分枝，而非社會科學之一部分。並相信其主要任務，在於傳播道德學說，與發揚國家過去之光榮，以激起愛國之熱忱。

在過去，傳統政治史家以及傳奇派史家中，有若干優秀份子，固已覺悟此種見解（即對於史學性質與目的之見解）之謬誤，但十九世紀又有若干首屈一指之史家，仍相信史學之最大目的，在發揚民族之過去，而非以忠

實之作風，以演述與民族文化發展有關係之真正事實與動力。

(三) 史學撰述中之政治崇拜

凡對於近代史學撰述之發展而加以研究者，當能洞悉目前歷史中偏重政治與崇拜政治之原因。近代政治史之來源，出於德國。案 德國於耶拿 (Jena) 一役，敗於拿破崙，嗣後即由斯泰因 (Stein)，哈登堡 (Hardenberg)，沙綸和斯特 (Scharnhorst) 加以改造，更由斐希特 (Fichte) 阿倫特 (Arndt) 黑格爾 (Hegel) 予以思想上之鼓勵。在此狂熱中，尼布爾 (Niebuhr) 蘭克 (Ranke) 以及“Monumenta”諸撰著者等，開始一種工作，竟將歷史之撰述與搜求，加以改變。皈依此派者，威力極大，且多為普魯士人，遂使整個十九世紀，膜拜於愛國式，政治式，民族主義式史學之前。稽考十九世紀史，普魯士已逐漸取得德意志帝國中之超越地位，並欲稱雄於歐洲。民族光榮與民族競賽，亦於英法激起同樣之運動。美人留學於歐陸者，亦將此種史學精神與方法，攜回於美國（註）。

（註）參閱 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19th Century*, Chaps. 5, 8, 9—11, 17—18, 22; H. B.

Adams,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四) 歷史撰述中之傳奇原素

傳統史學中之傳奇形態，起源較古。其種子來自希羅多德 (Herodotus) 之閒話，斯章托尼阿 (Suetonius) 之閒話，阿羅希斯 (Orosius) 之傳奇傾向，中古時代史家之喜載變異，而夫壘沙特 (Froisart) 編年史中現代

史學式之稗史體裁之興起，亦與有力焉。同時，傳奇派之根本心理基礎，隱伏於人類之惡傾向，易於受生活中之皮相，驚人，荒唐，諸形態所勾引，而於生活之深沉，動進方面，反不易爲所動。魯濱孫教授嘗曰：『好讀牧師羅素（Pastor Russell）所著之 Exegesis of Ezeiel 與 The Opocalypse 者，何止數十萬，而喜讀空克令（Conklin）之「遺傳與環境」（Heredity and Environment）或史羅生（Slosson）之「創造化學」（Creative Chemistry）者，則寥寥無幾人。設所著之歷史教科書，徒根據於今日之明顯事實，以獸類爲人之始祖，則此文稿卽不能脫俗。』理智上教育上之習慣與辦法，除宗教事件外，殊不易受理智之分析與人類利益進步之影響，此爲人所共曉之事實，遂使此種過分之傾向，依首段說明之方式，趨於永久。

（五）傳統史學之貢獻與缺點

此一政治，民族主義派，於史學有莫大之功蹟，當不爲有學識者所否認也。在此派之鼓勵與領導下，史學之撰述，方由聖西門（Saint Simon）之荒唐瑣記，與勞伯特生（Robertson）及休謨（Hume）之雕刻文字，一變而爲蘭克派，福禮門派與英國派，民耶（Mignet）退爾（Thiers）與法國派之歷史著作，既有組織性，而且比較準確可靠。同樣之愛國熱忱，促進巨帙之完成，以形成民族歷史之來源，如柏次（Pertz），惠芝（Waitz）等編纂之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基佐（Guizot），民耶退里（Thierry）所編定之法文 Documents Inédits，英語之 Rolls Series，意大利 穆拉托利（Muratori）所編成之鉅著，經卡契（Garducci）之修正。同時，美國

對於此運動，亦起反應。如福耳斯（P. Force）編定 History of America，班克洛夫（Bancroft）手撰 History of the Pacific States。近來更有以學者作風，蒐集政治家之文件與重要公共團體之會議錄者。一言以蔽之，政治史給予現代史學以搜求之正確方法及關於歷史主要來源之宏製巨構。

但歌梯韋爾（Stotwell）教授，亦以政治史家急求「搜討方法」之完備，失去比較價值之知覺，而不克辨別其所演述之事變之重要，認為甚不妥當。若輩對於人類進步之整個方向，不求了解與描寫，而唯揀擇表面上最顯著之事蹟以紀載之，是不啻對於人類發展之全幅圖形，加以矯揉，使真象無由顯露。斯摩爾（A. W. Small）對於現代史學之缺點，作簡括之詞曰，「社會學家與史學家之爭論，為後者過於熟悉蒐求之方法，以致忘其將作之事。若輩殊精於搜求事實，然對於求得之真理，則不之用也。彼等對於發現事物，但力求純精，迨事物發現之後，則又棄之，似不值若輩之顧盼者……史家於冰川表面上之灰屑，則追尋之，而於冰川四圍之崇山疊嶂，則反忽略之矣。」前世紀史學家之任務，在完成蒐求方法之完備，本世紀之問題，在給予史學以宏富、平衡、自然、理智之對題材（Subject Matter）。

（六）現代政治史學之審查與批評

吾人現可着手審查現代政治史學之無理要求，並分析其論據之效力，此論據主張以政治事變為中心，史家

應予以極大之注意。

第一，政治史家關於準確二字之標準，應受嚴重之批評。強烈之民族主義精神，充斥於政治史學中，即足以左右史學之撰述，使真相不能出現。顧齊教授 (Prof. Gooch) 對於最負時譽之政治史家三人，作如是之批評：「假使史學之目的，在鼓動民族之行動，則特雷新 (Droysen)，濟柏爾 (Sybel)，多賚乞克 (Treitschke) 當被推爲最偉大之三史家。但若史學之最高目的，在發現真理與解釋人類之動作，則此三人者，殊不能要求佔第一流之地位。」然則政治史學中所謂方法準確之假定，殊不完全有效。吾人所能斷言者，祇限於「科學式之史學，起源於政治環境中。」政治史以記載政治事變之故，已不準確；事實上，政治史之政治化愈加強烈，則其不準確之程度亦愈大。至於政治史學之理論，謂政治制度與事變，足以左右歷史之發展，殊難見信於人。在歷史之某一時期中，或有幾種動力或制度，成爲事變之原因，但今日研究史學與社會科學者，如係理智之輩，罕有斷定政治制度，可以操縱人類之發展。在過去，刺成賀非 (Ratzel)，斯摩爾，奧本海麥 (Oppenheimer)，本特力 (Bentley)，拉斯基 (Laski)，狄驥 (Duguit)，格爾克 (Gerke) 等研究與分析之結果，大可證明：國家者，充其量不過爲多數人類利益交相爲用之集中點，而決定政治進化之性質與方向者，即爲此多數之人類利益。即使國家真爲人類發展中之根本指導動力，然現今流行之政治史，亦不能援引此事實以自豪，因其對於偉大政治制度之起源，性質與發展，殊少說明故也。朝代之興亡，朝中醜行之紀錄，以及外交陰謀與軍功之紀載，雖係政治進化中之事實，仍無多大意

味。現代史學，殊不求說明國家之起源；性質與發展，而惟演述與某一國或某幾國有關係之驚奇事變。以說明政治制度之進化而論，金克思（E. Jenks）所著之 *The State and Nation*（國家與民族）與奧本海麥所撰之 *The State*（國家），勝於傳統派史家所編定之最自命不凡之歷史著作多多矣。有謂現代政治史，僅以傳奇體裁，以披露人類社會與社會進化之表面，而且加以矯揉，使成爲非驢非馬之形態，實非誣枉之也。

但此一批評，係對準傳統派史家專重政治現象之錯誤傾向而發，不可視爲指出新史學中極端個人主義與無政府狀態之存在。凡主張史學須有較寬之基礎者，完全同意於窩德（L. F. Ward）之意見，即：大概國家之在將來，其於人類社會中所發生之建設作用與理智作用，將較過去爲更大。以國家爲一種社會制度，當無有反抗之也。較爲進步之史家，僅主張：學校中既設有一重要部門，即政治學，以研究一切政治現象及各種形態，則史學應即承認分工之價值，不必以政治制度爲其出發點。史學對於政治學之關係，自不必較對於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學或人種學爲更密切。倘使自命爲史家者，祇從事政治現象之研究，而圖個人之滿意，則應即坦白承認：祇係研究史學之小部分，即顯然於政治學部門中尋求安慰。若欲保存過去之辦法，以史學限於「過去政治」之研究，不僅矯揉歷史，淆亂黑白，是已侵入政治學之範圍矣。

又，傳統派政治史家，更於世界大戰中，尋獲新論據，以爲其生命之新裝璜。若輩之意，以爲此次衝突之爆發，其主要原因，在政治與外交影響；祇有政治史方可說明戰役之起源與性質以及其可能之效果。但吾人對此論調之

答覆，僅承認戰役之宣布，實政治機關爲之而已。至於戰爭之原因，則以心理與文化爲主體，與政治殊無親密之關係。就大體言之。此次戰爭之產生，應歸咎於種族，民族，經濟競爭，錯誤之教育與哲學制度。而政治史家之於戰爭，當有一種毫無疑義之關係。季南特 (Guiland)，司各脫 (Scott)，亞爾特修爾 (Ahtschul)，嘿茲 (Hayes) 等，均於過去說明：過分之民族主義史學，爲煽動過分愛國主義之主要機關之一，而整個軍國主義運動，即以過分愛國精神爲基礎。

對於傳統派史家之爭辯，尙須予以最後之解答者，卽在政治史學方面，彼等雖承認政治事變非立於最重要之地位，但認定此類事變，殊爲編制歷史事實之唯一可能基礎，極適合於發展全部歷史事實中之「思想懲戒」(mental discipline)。

新式綜合史學 (synthetic history) 對於第一點之答覆，爲歷史中之唯一「統一線」(unifying thread)，屬於人心 (human mind)，而決定人心之各種影響，又復隨時代之推移而不同，因此，某一單獨事變，或一連事變，殊不能作爲組織歷史之主幹。在古代之東方，軍事，宗教與貿易諸原素，主宰一切。在希臘，美術，文學與一般智力之發展，立於超越地位。羅馬史之重要意義，在對法律進化與帝國行政有種種貢獻。中古時期，一切聽命於宗教制度。現代初期，以民族與資本之興起以及商業革命爲顯著事實。十七世紀之貢獻，其主要者爲：殖民精神與運動，現代科學與批評哲學之開始。十八世紀發現一般智力革命，卽思想革命；而工業革命亦開始，此一革命，爲人類歷史

變化中之最偉大者。在十九世紀，自然科學與機械工業，均有驚人之發展；民族式之國家，臻於完備；新式民族帝國主義，於焉興起。本世紀之任務，在解決由前世紀遺傳而來之社會、經濟、政治、外交諸問題（註）。

（註）關於歷史事變與影響之種種變化，參閱 W. K. Wallace, *The Trend of History: The Passing of Politics*; F. S. Marvin, *The Living Past: The Century of Hope*.

吾人對於過去歷史上之主要傾向與發展，雖祇略加檢閱，即可認識某一事變，殊不能作為歷史組織之充分基礎。至於政治因素，尤不足恃，充其量亦祇能作為組織敘利亞史、波斯史、羅馬史、普魯士史某一方面之基礎。一五〇〇後，經濟與科學之諸因素與勢力，早已籠罩一切矣。現今探尋單一原則，以說明歷史組織者，就心理言之，正如古代愛奧那（Iona）哲學家尋求一元原則，如水、火、土、氣等，以解釋宇宙耳。

政治史家，又謂政治事變，具有最高之懲戒價值，此語殊未脫稗氣。一切不合潮流之教育，均恃此論據為護符。考其（論據）起源，則與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人相信數術，同具悠久之歷史。懲戒之說，為主張懲辦之教育傳統習慣所擁護，而此傳統習慣認定：凡屬活潑或富有興趣之事物，均妨害學生思想之發展，促進其智力之急速衰退。政治史家對於古典派以古文具有最高價值之同樣要求，則鄙視之，而關於自身之論題，即政治史學，則亦作同樣無理之主張，斯不特表現判斷力之薄弱，其邏輯亦自相矛盾矣。